

三个孩子和一瓶油



三个孩子和一瓶油

浩然写 汪大文 何玉妹画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

1973年1月第1版 1973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0,001—200,000

书号: 10·2·203 定价: 0.19元

早晨，阳光涂(tú)
红了窗户纸，大公鸡
在院子里吹喇叭。小
玉娟(juān)洗了脸，梳
了辫(biàn)子，把碗放
进篮子里，要替妈妈
到南庄买盐去。





玉娟高高兴兴地来到东邻(lín)家，在门外喊：“大娘呀，您捎(shāo)东西不？”

从北屋出来一个老大娘，笑着对玉娟说：“你上供(gōng)销(xiāo)店呀？好极啦。晌(shǎng)午蒸(zhēng)饽(bō)饽，正没有碱(jiǎn)，给我捎一包来吧。”

玉娟接了钱，又到西邻家，在门外喊：“大嫂子，你捎东西不？”

从院子里出来一个高个妇女，笑着对玉娟说：“你买东西去呀？太巧(qiǎo)啦，做衣服没白线了，给我带一缕(lǚ)来吧。”



2018/04



玉娟出了村，进了庄稼(jiā)地。这块地方原来是一片常年积水的大涝(lào)洼(wā)子。人民公社掀(xiān)起了学大寨(zhài)的高潮，社员们用双手把涝洼变成了平展(zhǎn)展的良田。眼下，高粱要熟了，高得象小树，红得象火烧云，密密的连阳光都漏(lòu)不下来。高粱地里边，有两个孩子在吵架。

一个细(xì)嗓(sǎng)门的喊：“我掐(qiā)不掐的，碍(ài)着你什么事？”

一个粗(cū)嗓门的喊：“当然碍着我了，这是公社的庄稼嘛！”



玉娟赶忙走过来，瞧见吵架的是两个男孩子。他们每人一手提着油瓶子，一手抓着一棵高粱秆(gǎn)子，拉拉扯(chě)扯，谁也不松开。





玉娟站到他们跟前问：“小朋友，你们干什么哪？”

细嗓门说：“我的瓶子塞(sāi)儿丢了，掐一节高粱秆当塞儿，他不让！”

粗嗓门说：“我就是不让他损(sǔn)害公社的庄稼！”



玉娟说：“你掐高粱不对，他不让你掐对了。这庄稼是咱们社员响应毛主席关于‘抓革命，促生产’的号召，辛辛苦苦种出来的，掐了就不能收粮食了，应当保护它呀！”两个孩子听了，都松开手里的高粱，提着瓶子走了。

玉娟思想好，也最喜欢思想好的孩子，就追上那个粗嗓门的孩子问：“小弟弟，你们两个是哪一個村的呀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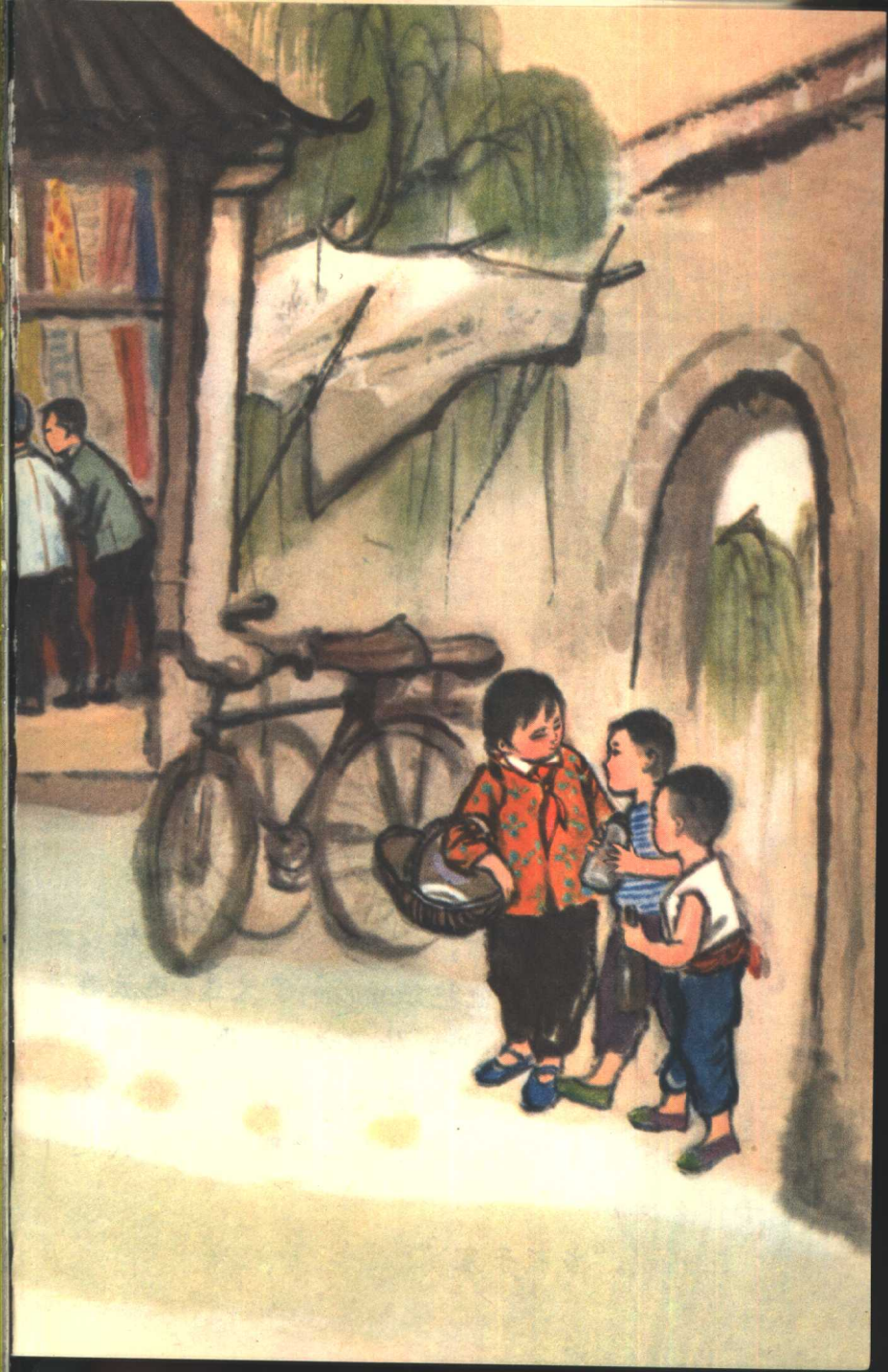
粗嗓门的孩子说：“北庄，住一条街。他叫金宝，我叫喜来。你知道吗，我爸爸是生产队长，还在公社做过忆(yì)苦思甜报告哪！”





玉娟听了这个介绍，更喜欢小喜来了。他们一边说着话儿，追赶着金宝，来到了南庄供销社。

供销社好热闹，买东西的人很多，货架子上花花绿绿，满满当当，什么新鲜东西都有。





玉娟进了供销社，就奔卖文具的那个柜（guì）台，买了一张纸。他把纸迭（dié）了又迭，还放在手心搓（cuō）呀，卷（juǎn）呀；转眼之间，那张纸就变成了一根棍儿。她又跑到金宝跟前说：“给你这个。”

金宝没弄明白，眨（zhǎ）巴着眼问：“给我这个干什么呀？”

玉娟说：“当瓶子塞。”



金宝把瓶子一举：“瞧！我有了。”

玉娟一看，那瓶塞儿是旧的，就问：“找着了？”

喜来在后边说：“把我那个塞儿给他了，我抱(bào)着走，没塞儿也洒(sǎ)不了。”

玉娟又走到喜来跟前说：“那就把这个纸塞儿给你使吧。”





喜来接过纸塞儿，往瓶子口一塞，不大不小，正合适(shì)，咧(liě)开嘴笑了：“姐姐，你真好。”

玉娟笑笑说：“你更好。”

廊坊市图书馆